



伸向女人的魔爪

612727

伸向女人的魔爪

岳 南 等著



00477260



沈 阳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兴余
封面设计：李世林
责任校对：李东训

伸向女人的魔爪

岳南等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和平区十三纬路二段十九号
吉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186 千字
印张：8.5 印数：1—50000册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32—4/1.57 定价：2.80元

目 录

伸向女人的魔爪(中篇纪实文学)……岳 南 1

迷一般的道听途说，神话一样言传耳闻，而它却确实实地揭示了一个发生在齐鲁之邦的真实故事，令你惊疑，令你感叹！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在位二十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先后奸污了四十多名妇女，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三岁。村民们愤怒了，从县告到中央，上级八次深入调查，然而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人们惊呼，呐喊，在产生过许多英雄人物的齐鲁之邦怎能容忍这种害虫存在！……

物欲与情欲的快车(中篇侦破小说)……吴金良 62

一个为了寻求物质刺激而不择手段；一个为了寻求精神刺激而不惜出卖肉体。于是，两个人共同卷进了一个盗卖文物国宝的犯罪集团。阴险狡诈的后台老板导演了一幕幕假象，小说惊险紧张，波澜迭起，欲知这后台老板到底是谁？不读完小说是想象不到的。

暗鬼(中篇爱情小说)……许长军 任生德 129

许霏霏因为妻子有了外遇而离婚，从此他成了怀疑狂。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你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女人！”以这种变态心理去对待婚姻恋爱，其结果会怎样呢？请看许霏霏的第二次恋爱……

珠宝商的秘密情人(中篇惊险小说)徐宏智 155

舞女出身的白雪梅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台湾陆军司令，成了令人瞩目的高级将领的官太太，然而，她真心相爱的却是台湾珠宝古玩商郑满堂。陆军司令的父亲撤离大陆时将一箱珍宝古玩密藏在东北某山区的秘密洞穴里，于是发生了珠宝商和他的秘密情人辗转日本和香港回大陆取宝的惊险故事

七彩宝石(中篇传奇小说)刘巨才 203

闪烁在手指上的彩虹——一只世上稀有的七彩宝石戒指，记录了海外归侨汪久利沦落、发迹、幻灭的三步曲。宝石戒指可以戴在任何一个人的无名指上，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汪久利为没有把真正的七彩宝石带回祖国而懊丧，但祖国和人民需要的不是七彩宝石，而是一颗赤子之心。小说波澜叠起，把阴谋与陷阱、爱情与友情、故国风光与海外风情融为一体，故事发展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读了便令你不忍释卷，而掩卷之后更觉余味无穷。

伸向女人的魔爪

——王连清流氓案二十年侦破内幕

岳 南

序

我怎么也不相信，在人类赖以生存了几千年、几万年的黄河古道的尽头，在曾产生了孔子、孟子、李清照而引以自豪的齐鲁之帮，竟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但是，关于这个案子及有关人物的议论，却时常冲击着我的耳膜，扣动着我的心扉，真使我有些坐立不安——

道听：一个52岁的村干部，自1955年以来，先后糟蹋和污辱了40多名妇女。其中，最小的只有13岁。全家母女姐妹受其害的就有八户。有这么五个姑娘，从20多岁远嫁到此村，即被其人先后奸污，直至这五人都相继成为孩子的妈妈、奶奶，还没有被放过，霸占时间长达20多年。而这五位妇女的儿媳、女儿也都先后遭殃，未免劫难。

途说：一位被害者，先后三次去北京上访，有个部长曾出面帮助受害人告状，仍没能拔掉其人一根毫毛。

言传：从1965年开始，该县县委就铺排开数百人大军，

出师征讨，并先后举行了八次大规模的围歼，但还是被其人杀得盔歪甲斜，大败而归，讨伐将士大都声名狼藉，成为笑柄。

耳闻：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之久，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突然从县城政法战线杀出三员名不见传的将官，摇旗呐喊上得山来，过关斩将，大战五十天，最后“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终将其人挑入马下”……

述一般的道听途说，神话一样的言传耳闻，象一枚重磅炸弹，在我的心里轰然炸开。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笔者奋战了几个月，走访数十家，终于弄清了这起憾人心魄的流氓案的内幕。

一、她从残痛中觉醒

1978年3月12日，山东半岛的小山庄大队，38岁的妇女S，吃过早饭，来到镜子前习惯地拿起梳子拢着头发，明亮的镜子反透出她那清瘦的面部轮廓。也许，在平常的日子，她并没有太注意自己的容颜已经衰老。在今天，她突然觉得自己苍老多了，少女时代那种特有的馨香荡然无存。38个春秋的岁月流逝，使她的额头添了几道皱纹。不知啥时，眼角多出的几道深浅不一的鱼尾纹开始一舒一合地波动开来。那被姑娘们、小媳妇称道、嫉妒一时的浓墨似的黑色瀑布，如今也应生了几根令人不安的白发。一切迹象表明，她已接近人生青春期的尾声了。

也难怪，她的女儿都已17岁了。

生命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衰老，一代又一代地新生。然而，衰老的总要给新生的留下点什么，或遗产，或权势。

没有这些，在当今的父母也要为子女铺垫生活的道路，好使他们去奋斗。然而，她却未能做到。S 的家庭原也是幸福欢乐的，只是最近多了一份忧愁，女儿高中毕业快半年了，还没有找到个可以养活自身的工作。这对于她和丈夫是感到惭愧的。当然，这是农村，但又和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不同，大多数农村的老百姓，是不会有失业这个忧愁的，他们脚下踩的本来就是枯黄的土地，背负的是蓝天白云，祖国需要且是很需要他们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而这个小山庄，恰恰是靠近黄海海岸，而这里偏又是地下物资丰富，煤炭资源雄厚。于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煤炭指挥部队及附设的各煤矿在此落成。于是，这个小山庄大量土地被占用，变成了吃农业饭的非农业人。于是，大批的劳动者也从地面转入地下，由昨天的修理地球变成了今日的开拓。当然，要想做个开拓者，绝非人人都能捞上。

S 今天就要了却这桩心事，她要去找大队书记王连清。她也不知为什么，凡子女想找个活儿，非王连清不能办成。王连清就是这个村的井绳，一个下井的水桶非井绳莫能提到地面。本来这事儿应该丈夫出马，可她的丈夫又是天生的嘴笨心眼死，又加上自己没本事又不愿求人的犟脾气，他要出马，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看来这事还非她莫属。

S 走出屋又停住了脚步，她踌躇了。心突突地跳了起来。这个王连清的所做所为，她早有耳闻。据说凡到他家去办事的女人，无一逃脱他的魔爪，不论是少女，小媳妇，老太婆。这些年，自己的提防之心丝毫没有放松，尽管她没亲眼看见王连清是怎样糟蹋妇女，但相信中国的这句古话绝没有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再困难乃至发生了不幸，也不去找这位书记。即便是在防不及

防的情况下遇到王连清，她也是坚持原路退回或快步低头躲开。从不发生正面“冲突”，她心里明白，只要稍有不慎，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难言的苦果。幸运，直到今天上午，她还以38年清清白白的历史，昂首站立在自己的门前。

半个小时之后，她来到了王连清家。这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最后决定。自身的困难和不幸可以咬咬牙忍了，可女儿的泪脸使她无法再忍下去了。和女儿一块上学的几个姑娘，大多数找到了工作。每到节假日，这些时代的娇女们还要成群结对地来看看这位忠厚老实的同学，谈论一番事业与理想，前途与爱情。每当这些可敬可佩的女士们走后，女儿的脸上就会挂满了泪珠，食欲就会递减。尽管女儿并没有埋怨父母一声，可这痛苦的泪水比埋怨还让人难受，令人感到心中有愧。别人的女儿能参加工作，自己为什么不能享受这种权力？她还是狠狠心来了。再说，传闻毕竟是经过加工、演义的东西，不见得全是真的。假如是真的，自己是王连清的侄媳妇，他能连这点良心都没有吗？

这是一个清静幽雅的院落，虽然比不上城里的将军楼，但在这个贫穷著名的古老土地上，象这样的住宅，恐怕还找不出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它。高大的围墙下，形状各异的花坛错落有致地天井里排布着，千姿百态的鲜花争相斗妍，争相抢占这金子般的时光，向这里的主人传递美的色彩，美的空气，美的精神。屋内的吊灯，墙上的壁灯，地上的玻璃砖，无一不透视着美，叠印着美。这里的一切都是美的，似乎不用质疑了。

S被这美的景色吸引了、迷住了。在这远乡僻壤生活了38年的她，遇到这般美的世界还是第一次。她小的时候被妈妈第一次领到海边，她第一次感到了美的存在，她曾经迷恋

地喝过海水。但这是一种粗犷的美，对于女孩子，不是喜欢粗犷和豪放，而更喜欢幽静和安谧的美。在这里，她总算第一次遇到了。遇到了只属于童年梦的色彩，找到了她已经失去很久的记忆。

“屋里有人吗？”她小声敲了下屋门问道。在农村，是不兴这些礼貌的，到谁家去，闯进就完事儿。但在这里，S是不会那样莽撞的，这里的主人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他是大队书记，他有着这个村至高无上的权力。怎敢如此放肆？

“哟！是S啊。什么风把你吹进来了？哈……哈……”唉呀！主人那和蔼可亲的风度和言谈，使S大为惊讶。她在这之前的一秒钟，也没想到这位掌握着全村人命运的书记，会对自己这个平民百姓如此客套。尤其是主人又是让坐，又是递水的动作，更使她受宠若惊。看来以上听到的传闻只不过是胡说八道而已，或者按农村常说的语言叫“满嘴放屁。”

“淌薄屎”罢了。S毫无顾虑地谈出了自己久积在心中的大事儿。王连清不慌不忙地呷着茶，颇有些长者风度。的确，他已接近了“知天命”之年，尽管身体干练、硬实，但岁月毕竟不饶人啊，他清楚自己现在已是皱纹满面，银须增多了。

“我得回去了，饭还没做呢，都快十一点了。”S得到了这位长者愿意帮忙的满意答复，她要起身告辞了。且慢！生活中哪有这种人人都可捡到的好事！

“上炕吧，一会儿就完。”支书发话了，不象是命令，不是哀求，象让你喝杯水一样泰然自若。

“轰”，血一下子冲到脑门，她感到一阵头重脚轻，险些栽倒。S明白了，知道面临着怎样的事情发生。三十八年清白的历史，一分钟后也许就要重新描写了。她不能坐以待毙，她要反抗，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呢！但是遗憾，她面前的

不是一只只会啼鸣的公鸡，这是一只具有对山野长啸能力的老虎。谁都知道老虎和小兔决战的结果会是如何！

S 被压在炕上了。如同老虎把小兔压在腋下。但在兔子未入虎口之前，还是要叫唤几声的，这样，即是难免一死，也会给世界留下点悲惨的音响。

“外面来人了！”据说人越是到了危机的时候，就越能想出超人的办法，不知这句话能否起作用，反正这是自己在最危机的时候想到的招数。

“外面不会来人的，我已经把大门反锁死了，是从后门进来的，你就放心吧。”S 明白了，她想起刚才他是出去过，自称是解个手，谁知他把大门反锁死了，谁又知道他还有个没有人知道的后门可以通进里屋？她开始相信那些过去的传闻并不是什么“放屁”，“淌薄屎”，那是用血与泪写成的事实。S 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脱身，她只有大声高喊才能得救。可是，当她就要使出最后的一招放声大喊时，大脑的荧光屏上又出现了丈夫倔强的脸庞，女儿美丽的脸蛋，儿子天真的小鼻子，小嘴。如果这一招使出来，可能奏效。可惜这一招不是随便可以使用的，一旦露出去，那脸庞、那脸蛋、那小鼻子小嘴会扭曲成什么程度，恐怕不仅仅是一百八十度。那些多嘴的妇女们会是怎样地比划、摇头……这一招是绝对不能使出来的，保住名声要紧，一定要保住名声，名声啊！

王连清开了大门，说是现在可以走了，并没有耽误你的做饭时间，因为还不到十一点半。她望着这位银须即露的叔叔，猛觉得眼前的一切全变了，变得莫名其妙。是自己做梦了？她抬头看看窗户，阳光还在哪！哪是什么梦？S 擦了擦眼泪，好让人们知道并相信这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S 回家了，除了做饭，她必须马上作出一个重大决策，

这件事能不能告诉丈夫。她在脑子里列出了十余条告诉与非告诉的利弊，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保密。夜深了，她睡不着，丈夫却发出了甜润的鼾声。这响亮的鼻鼾，象一把刀子，扎得她的心在流血，她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掀起哭湿了的被角，穿衣来到天井。天空蓝蓝的，一勾弯月斜挂在西天，洒下温柔的光。春风吹着她的头发，是那么温柔，恬适。她在寻找那颗星星，那颗曾给予她多少梦幻的牛郎、织女星。王母娘娘太残酷了，她怎么在这一对恩爱夫妻之间划出一道天河，使两颗美丽的心破碎、残缺？

第二天，S 把自己被辱之事悄悄地告诉了当大队长的哥哥，希望这个明白人拿点主意：能不能告诉丈夫？能不能上告？这位大队长到底是识文解字，见多识广。他告诉妹妹，两个问号全是否定，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好！妹妹同意了。

又是一个夜晚，S 的丈夫出海了，她和孩子也进入了梦乡。S 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的嘴被一个东西堵住了，富有敏感的乳房好象被抓住了。她一下醒来，嘴里喊着：“谁？”翻身欲起，可她没能如愿，一个裸体的身子压在她的身上，怎么能起得动？借着淡淡的月色，她辨出来了，这个裸体的人是叔叔，“悄悄地，不要惊动孩子。”叔叔小声告知着。要不“孩子”二字，也许她会喊，实在是欺人太甚，都到炕头上了！但一想到身边的孩子，她没招可使了。孩子，正是十几岁的青春妙龄，是最富于幻想、心灵最纯美的时代，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这种事，看了这个干瘪的裸体躺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正和自己厮打的惊险镜头，这些圣洁的心是个什么样子？S 再次决定：流泪忍了吧……

又是一个这样的夜晚。她依旧流着泪忍过去了……

一个月之后，丈夫回来了。经过一次次无休止地被折磨、

蹂躏，她象从恶梦中醒来，她决定：狼是不能迁就的，必须铲除。否则，将有更有的姊妹遭其吞啄。她把久积在心中的秘密告诉了丈夫。也许是她告诉了丈夫，这场悲剧才越演越激烈，导致了她整个家庭的破落。

二、咆哮的汉子

丈夫a 来到了公社。听人家说如果公民有了什么冤屈，可先到公社告状。在古戏里，他也曾见过秦香莲找包老爷告状的场面，自然不能怀疑这告状的效果。既然自己还是共和国的一个公民，就有权去公社告一下。

“告状！告王连清奸污你老婆，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吧？！！上级曾派出七次工作组调查他的问题，都毫无结果。你还告得什么状？恐怕是你老婆勾引人家吧！老伙计，别吃饱了饭没事干，来弄这一套……”有个长官模样的人这样告诉他。

a 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在想：我从早晨到了现在，太阳都快落山了还没吃饭，怎么出了个吃饱了撑的？再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怎么把人家国际上的玩笑拿到中国来开，而且开到公社？这实在也有点不象话了。还是哪里玩笑开到哪里去吧！

夜，漆黑。风，森人。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昏暗的煤油灯下，a 在愤怒地狂饮着烈酒，粗壮的脖子突出了高高的紫色血管，静下心来细听，热血不是沿脉管缓缓流动，而是在里边跳，蹦蹦的打着滚地跳动。两只比一般汉子略大一点的眼睛呢？红得有些吓人，瘦弱的妻子哪里见过丈夫这般喝酒的模样？以往他的酒量极少，别看人粗脾气犟，可在这方面

还是极听妻子话的。S 擦着泪走过来，蹲在丈夫的身旁，一手扶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孩子他爹，看来是告不倒人家了，还是吃了这个哑巴亏吧……”

“啪”！丈夫把酒杯往桌上一摔。火了！“你他娘的也太煎包了，给我丢尽了老脸。告不倒他，我今天晚上就和他拼了！”a 嘴里喷着呛人的酒气，居然骂起了妻子。要是在以往，妻子是不会白挨骂的，一定要十倍地还回来。可今天，她没有还口。因为自己的丑事确实给丈夫丢了脸，失去了面子。尽管到若干年后，这里的人们才明白她并没有给他丢脸，而更能同情她的遭遇。但现在她必须承认已给丈夫、孩子丢了脸。a 心里越想越气，猛地站起身，从风箱上摸起一把菜刀，晃悠着身子向外奔去。妻子明白这是要干什么，赶忙跑上来拉他。象a 这样的人，平常是极少发火的，可一旦发起火来，那要比一般汉子还厉害。他只轻轻一推，妻子就倒在地下了。他在前边摇晃着奔走，她在后边追边喊：“你不能这样瞎，这是羊踏虎群啊……”哭喊声被越来越大的风雨淹没了，但a 还是听到了妻子的话，可是他不管这些，羊踏虎群看起来危险，但说不定一角还真能把虎的肚子豁开，得个胜利呢！这样巧合的事能说是没有？恐怕因巧合而出现奇迹的事总还是有的。由于巧合，贫民可以娶到公主，跻身于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列；由于巧合，乞丐可能得到一笔财产。根据科学家对宇宙的思考，连地球的形成也是一种巧合，星云凝集时，大量含水的一股星云与地球团巧遇，才使地球有了生命的基础，生命的源泉。如果含水的星云与火星团巧遇，那么，今天的地球就不会有人类的产生。

巧合，能决定地球的形成，为什么不能决定今天的胜利。能，一定能！

a 决定放弃那个国际玩笑，他要开一个中国玩笑，且要把这个玩笑开到王连清家中去。

他来到了王连清的大门口。黑洞洞的大门挡住了他的道路。这个大门是用四寸木头做的外包着铁皮，除主人出进之外，全是关上或锁死，从没开放过。那约有二人高的围墙，更有气势，它是这里的主人经过十几年的酝酿、集资建造而成。尽管门外没有岗哨查看来犯之敌，但就其主人的安全程度，绝不比白宫的里根逊色。

a 用头颅撞了几下大门，毫无反映。如果一个鸡蛋猛地摔在石头上，虽然石头毫无损伤，但作为鸡蛋本身，在破碎的刹那间，还能给自然界留下一点音响，以示自己的消失。给哲学家以沉思的哲理，给诗人以丰富的想象。而他那头颅撞击的声音，连一点音响都没留下，因为急剧的风雨早已把声音淹没。

他开始抢手中的菜刀了，在这之前a大概忘掉了是持刀而来的，只有证明自己的头颅确是碰不过这堵黑神之后，才想起还有刀，有比头颅还要厉害的菜刀。他也不知怎么了，把黑门当成王连清，劈门就以为是劈王连清，把这位大队书记剁成肉酱，就能解除心中之恨。他不但拼命地劈，还喊，叫喊的声音比风雨的吵闹声还要大，有些凄凉、有些悲哀，夹杂着点乡村赖汉子的无可奈何的啼哭。“王连清，你欺男霸女，你不得好死，今晚我非杀死你不可，你出来……”妻子赶来了，夺下他手中的刀，希望这个玩笑还是开在自己家里。但是，且慢！事实非让他在此地开下去。因为五、六个黑色大汉已站在a的身后了。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如此神迷地降落到这里。孙子曰：兵贵神速！

一场羊杀虎的中国玩笑在此拉开了战幕。

大汉们以棍棒当爪，a 以菜刀当角，虎爪和羊角开始了正面交锋。虎爪以刚硬为长，羊角以锐利为上，大战不过三回合，a 的设想落空了，那个巧合没有形成。他的羊角没有在虎皮上划出半寸口子，可那虎爪却把他扑倒在地，他顺着墙根慢慢倒了下去……

他那巧合的设想落空是正常的，这如同宇宙间含水的一股星云没有和火星团一样自然。要是他的设想能够成立，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虎的头上也就不会长出“王”字。

虎爪还在不停地捕抓。在动物世界里就是这样，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猎获对象却已被制服之前，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否则，将反胜为败，葬于敌手。毒蛇和刺猬的决斗完全证明了这一条。当毒蛇以自身特有的功能向刺猬进攻，并以那鞭子似的躯体死死捆住对方之时，刺猬总是把头缩进怀里毫无反抗地作出了投降对方的样子。可是，当毒蛇刚要得意之时，随着刺猬的猛然膨胀和就地十八滚，毒蛇的美梦也就随着自身躯体的崩裂而消失。强有力的虎群记住了这个道理，为了不使这头躺倒的山羊东山再起，加紧了抓捕、再抓、捕……

一道白色的闪电照亮了天地。这次大汉们看清了，他的嘴里大概是喝酒太多而作着呕吐，但吐出和淌在决斗场的不是饭菜而是血浆，被雨水冲得四散的黑的血浆。

就在同一时刻，a 的女人也看清了，王连清就在眼前。当然，他手里什么也没拿，脸上也没有愤怒的半点表情。他只不过是一个看客，面前的戏剧压根就没引起他的兴趣，似乎还有点感到无聊。这样的剧目他见得多了。但作为a 的女人，却感到异常的震惊，她的心被撕碎了，她不知该帮助丈夫点什么，怎样来助他一臂之力，使a 重新站起来。也许是

人的本能提醒她扑通一声跪在泥水里，紧爬几步来到王连清的面前，双手搂住两条大腿，撕心裂肺地叫喊、哀告、乞求：“叔叔啊，你就饶了他一命吧，他今晚喝醉了，你饶了他吧……”据道家学说的传言：真诚的祈祷能使死去的灵魂复苏。王连清的灵魂显然没有死去，要死去了还能当支部书记，他的复苏自然就更快些。

中国人有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习惯，大概王连清觉得这场决斗已分出高低，无需再进行下去。失败者不再还手，胜利者还在紧追不舍，非致一死不能罢休，这要违犯裁判规定的。作为看客，在这个时候也应该为失败者站出来说点什么。否则，良心过不去。

王连清先是招呼几个黑大汉住手，然后吩咐大汉中最大的一个，他的得意侄儿，村民兵连长，共产党员王继秋：“告诉拖拉手，今天夜里一律不准出车……”

善哉！善哉！经过这位叔叔大人的相助，这场持续了二小时的决斗总算结束了。

泥泞小道，曲曲弯弯。假如有位诗人漫步此处，他一定高歌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倘若有位哲学家站在这里，他一定会想到人生之路的艰辛，得到人生的轨迹同这小道一样的坎坷不平，曲折漫长。要是有位社会学家看到小路上，这辆在泥泞中艰难跋涉的小推车，和躺在小推车上的已接近生命之尾声的汉子，还有那在车前提着马灯的小姑娘，他一定会产生对这幕悲剧的深思。跋涉的深思。

公社医院里，一位拿听诊器的大夫脸色骤变，她抓起电话要来了救护车……

黄县医院的急诊室里，经过两名第一流大夫的紧急抢救。这已停止呼吸了半个多小时的汉子，终于又呼吸了，生命再